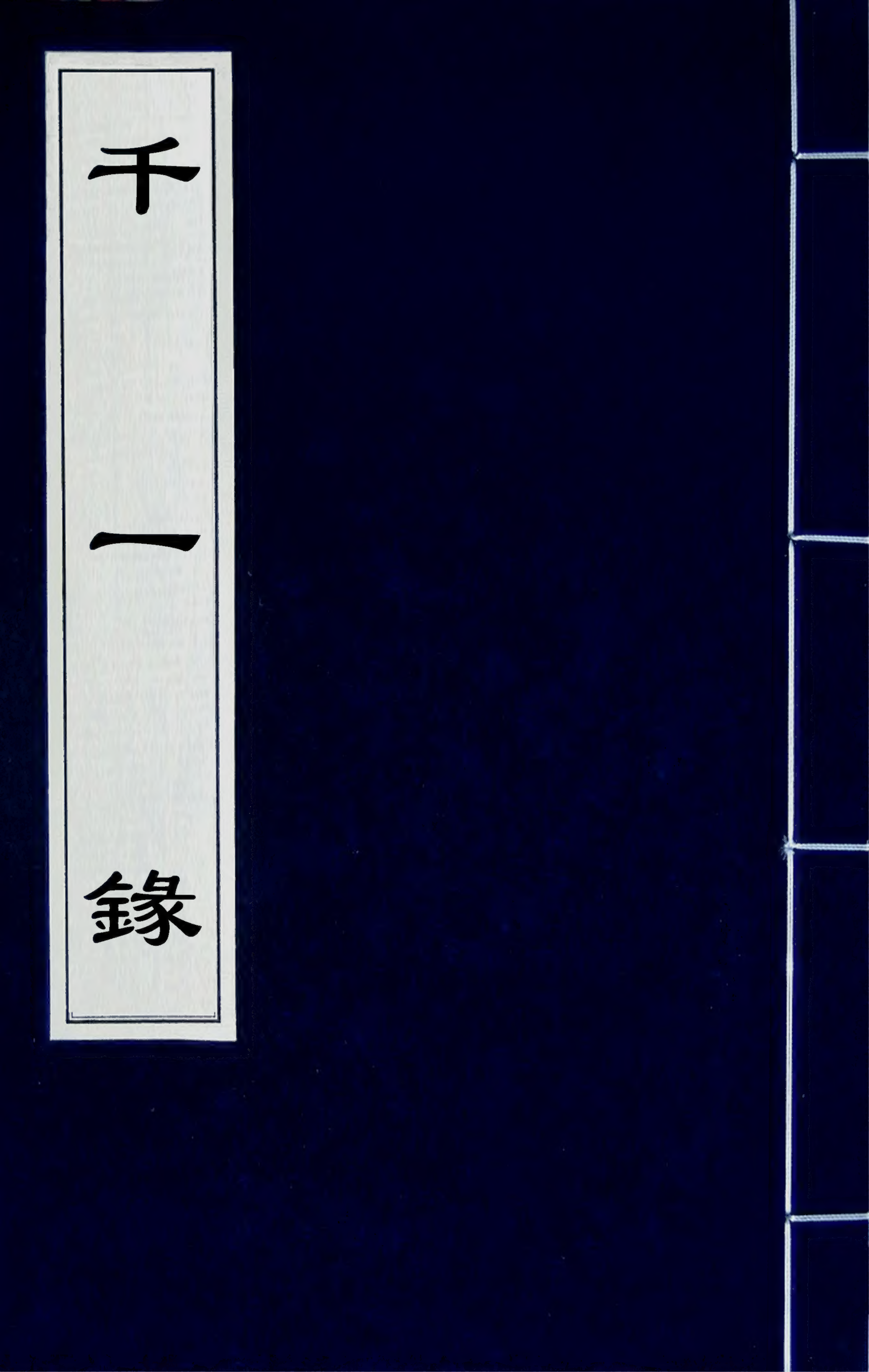

千一錄

千一錄卷之二十三

新安方弘靜著

家訓一

聖賢之訓盡在經書濂洛關閩之學聖學也後此者信而述之可也何必別開戶牖凌駕前新立異爲哉小子戒之

孔子從先進又志於大道之公豈不知文之弊哉顧後天而迺變神化而宜民執兩端等百王而用其中所因所損益其可知也空言無裨索隱而有述聖人弗爲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中之至夫人所知也庸

之至非夫人所知也夫人惟厥庸是以過中小子戒之毋曰畢畢爾毋曰硜硜爾

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取友之道明哲慎之蓋以人之賢不肖難知也今且勿論交與之深淺第於混然相處之中能相勸以善不肯相引爲非者即益友也其善迎合人意可否無分即損友也乃若誘人以非禮不可使父師知者此非吾友乃吾賊也賊與損苟不能遠安能不自流於汙下乎

凡人能時存敬慎者福亦隨之雖窮必通雖孱必壽若輕浮放肆者必非遠器也以此觀人十不失一小

子識之

夫婦反目十無一二婦姑詳語十有四五兄弟相猶比屋不免矣稍有志者於此何能不憮然以長思乎

宗族與吾一本况近屬乎即有不中不才宜養之不宜棄之不然則所謂賢不肖之相去不能以寸也春秋責備賢者何謂哉

鄰務耶義當恤之鄰横耶禮當讓之如之何有不睦也君子無所爭其以是乎

凡與人有可喜者勿遽喜之也得無爲便辟善柔者所因不失其親乃可宗也交而不終君子耻之可不

慎與人有可怒勿遽怒之也才固有不及過有出於無心苟不平心而恕施則交之全者鮮矣又疾惡不可甚處小人不惡而嚴宜畏而遠之或素與相狎則以漸疎之或有大惡不得不絕亦當不出惡聲善爲辭可也

見人之善慕而效之當自省曰彼人也我亦人也何可不如彼哉見人不善恐其浼焉況可效乎今無志之人乃曰彼顯者也所爲如是猶揚揚閭里吾所爲未如彼之不善也吾何慊乎哉一存此心則無事不可爲日爲下流之歸而已必有知識者恐以其身安

於下流乎

此身甚難得安可不謹未疾而謹乃可免疾耳及其有疾則雖知謹亦無及矣愚人未疾既不知謹覺有疾猶幸無大患所謂臥積薪而幸火未然者也

人道莫大於倫既冠而婚則當知夫婦之倫焉傳曰婚姻禍福之階相敬如賓所以全愛也溺於愛則愛之害之有倚伏之道焉莊子云人之所患者在枕席之間猶之乎機穽而不知避也可不慎乎乃若反目而相尤則不祥之大者也夫為妻綱責在己爾已不能以禮儀刑而區區求備於婦人豈有違志者與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也今或師長已起盥櫛而弟子乃蓬垢而對先生於禮可乎於心安乎若無不安之意則去禽獸不遠矣楊子云雖勿憂如禽何

夫繁花盛開不若涔来長流非分之獲有識者所不欲也况欲速不達多積厚亡則取累不幸則速貧豈非貪之爲害乎其惟節用者無求寡營者常足守身貽謀斯得之矣

楚郤宛之無罪而燔也國人冤之雖鄢費二氏者非有嫌於宛也已爲國人所惡故惡國人所說以爲形

已也莊生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甚哉名與刑之相近也夫士毋以其善形人哉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何長者也

嫁女必勝吾家娶婦必不若吾家此有激之言亦不盡爾惟是崇禮敦義不兢侈靡者乃不失其親也苟徒慕一時之榮盛鮮不悔矣婚姻禍福之階慎之哉

里中某甲先無子養子長矣晚而婢生一子與其友謀之其友兇人也曰不去其莠穀安得殖君爲文去之乃誘其養子同舟夜深擠之水甲厚酬之數年其友亡子相繼死甲婢所生子亦夭俱無嗣

子産爲政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其泰侈者因而斃之有以哉夫儉德之共也儉乃廉廉乃忠故忠者必儉侈則無上無上必自斃故曰因

子産爲政大人之侈者取其衣冠而褚之今 詔書屢禁異服而鬻于市行于道者輦轂之下若罔聞知其何以令四國

語云富貴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夫顯貴之家雖甘脆自奉無亦以爲細事而驕奢死亡由之季文子食不兼味有以哉

趙武靈將帥之才未知君人之體也以周紹傅其子乃曰勿令溺苦於學惟不務學也故輕摧國本而貽之以亂餓死沙丘為天下笑夫君子小人惡可以不學哉孔子所以惡子路之佞也且騎射而鬬地可也奚必胡服而後可自古賊之大者莫若涿鹿之師而黃帝何以垂衣裳也

陳咸教子以諂其子耻之崔烈入賄為三公其子耻之禇淵不幸而壽考其猶子耻之君子之所以貽厥孫謀者可知矣毋使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邇者各家子有二人者一則為父納賂於當路而貽親以

不令之名遂不得用一則納交於匪人偶失其意而遷怒於父幾至傾家夫二氏之子俗所謂才子也胡不聞崔氏之子也夫求在內者求則得之求在外者非徒無益於得也而且有不勝其失者矣柰何不鑒王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父之於子亦何一嗔一喜覩於橋梓而知伯禽所以見責也故曰色難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此以語賢父兄也又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亾國敗家之有其所痛切於不肖者至矣夫不仁既不可與言其惟責之於中與才者

昔人㕛隱金馬門而吾意以南都爲藏身之區此自有說次兒見與吾合故因而成之鄉人或以爲異後當知之也

溺女大非人理而郡邑中往往有之原其故則以資奩過厚富者欲過貧者欲及以至於不能給也夫婚姻之好雖曰人合寔天作之合也俗固有傾貲嫁女者亦有女作門楣者君子澤及三族休戚相通裒多益寡家之福也第能稱家有無聘無論財奩無求侈可久可繼易能易從居身之珍治家之則也何爲用兒女手之見而爲逆天非人之事乎

以化夷俗也夏變於夷是而可忍於此而聽婦人爲之何以爲士凡居家能不容三姑六婆及門者自無此等事

古語云美服患人指故衣錦尚絅而惡其文之著也君子所存與市人異矣今也耻惡衣而紈綺是習縱不知惡寧無愧乎方求市童之憐何由入德

陸慧曉云吾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其爲吏部郎不與尚書令申好不與都令史語何其強正也吾嘗謂不驕者必不諂於是徵之夫士之處世下交固由己耳上交而不亢孫以出之庶

其免夫

王元長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嘆車前無八騶卒鄧禹笑人夫大器晚成此子安得逵到二十七而誅非不孝也

孔稚圭云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此以江左一隅言耳若今將獄歲枉一人則不啻千人矣聽獄者柰何不求所以生之

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用拙筆書不敢顯跡及與齊太祖論書則云臣書第一此由主度不同也豈惟

人主自古以才取嫉者非鮮哉易缺易汙之談其來久矣夫惟處於不競之地有若無乃免耳

吾自庚戌登第至己丑致仕中間竊祿者三十年愧無涓埃裨塞己負素餐之誚矣異日不宜于乞卹典以增吾咎親友相強當以此告夫安分則遠恥恥之不遠非可以爲榮繼志之謂孝違親之志而貽以不安不孝之大者也

又世俗以鄉賢爲榮夫所謂賢者貴在有實耳仁則榮非榮其名也吾無其實不欲冒其名苟冒焉斯辱矣汝曹異日慎毋違志以辱我也

先大夫不信堪輿家言而獲吉地里閈所共知也吾愧不能篤信先訓猶從俗講求其說然自謂不至大爲庸術所罔蓋居易俟命以有無之間視之不苦役此心以徼倖於不可必則庶幾云爾矣汝曹愼毋違悖吾所上而耳視目聽甘爲癡盲子也又見已里中有溺於房分之說矣分彼此乃至賂術士以圖私謀此又愚不肖之甚神明所不祐也

先大夫平生不作佛事汝曹所知若惑於澆俗以齋醮汙吾素風則不肖甚矣

吾家自來未有犯徒罪者術士謂先世墓有天赦峰

或然也然亦在後人懷德懷刑乃可勿瞽耳

歐陽詹才士除夜呈兄示弟詩云相看宜共貴兹身乃爲妓一慟而卒何其不自貴也

風水禍福違者必不泥之近如邑中汪氏先墓爲仇家所掘棄而富盛如故里中潘氏墓他姓建社屋以塞之而其孫發科吳氏程氏之墓有挾仇而害之者亦不爲害皆昭然耳目者可以辨惑矣

黄山谷云士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使讀書種子斷絶陸放翁云子孫不可不讀書貧則教訓童蒙以給衣食可也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

大是佳事吾嘗誦此言非欲汝曹浮慕利達也
晉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奚齊之母驪姬曰不可至欲自殺齊靈公欲廢光立牙牙之母仲姬曰不可君必悔之二姬事頗類驪姬固公寵而深其毒仲姬以戎姬嬖屬其子而已若爲不欲者自昔女戎何代無之婦言是用鮮不傾覆鑒之哉
先通議府君平生不失言里中某甲欲得吾家田田近市又可爲賓所謀於某乙乙有田在禾山書屋之前乙乃因所知請府君相易府君許之請照契價又許之客去仲兄教諭府君時未冠也曰適聞客言易

田田可易價不可齊也吾之田近市彼之田近山彼之契成弘間也吾之契嘉靖間也若照契則大不倫矣府君曰然然偶許之安可以價之輕重而失一諾乎遂易之所易田今為祠基則末遠之業也甲得田覓為竇所堪輿家以為非佳蓋默有主之者也

里中某甲者二世仕宦營葬地以為佳甚必得吾家田二畝乃可卜域于時重棄先世業不可得也甲知府君所厚表兄鮑者深結而厚禮之鮑亦驚曰公貴人何加禮之過必有以見命者固請之乃告以故鮑曰吾舅也田可得亦曾言價乎曰二畝許七十金矣

鮑信而許之以告府君曰不然也彼不用情矣彼請以百金易田未敢棄耳奈何言七十金鮑曰吾未與弟言而許之此吾過也然失言慙甚奈何府君曰奈何使兄失言即七十金可也遂許之鮑持金去不與府君言期年以百金來曰轉轂息倍吾弟損穀一稔矣迺甲所營地非佳葬之後後人大彫落即其地亦轉售矣　其田今為吾家從姪業

里中某姪叔富而姪貧其叔曰姪才也時未遇耳屢濟其乏姪後積貲與叔等慼叔甚曰非叔無今日也叔曰無然吾旦衰汝才吾子弱汝異日善視之可也姪

臨卒謂其二子曰必無忘叔之濟我也叔之子不慧姪之子自以才智出其上也先同事父殁後即分之曰何爲挈彼聞者皆不義之叔之子守分不妄當自若也而姪二子貲日落至無立錐之業輿議快之

某甲有厚貲其二子長者訥而以者黠父沒弟以其兄才不逮也而受業均必分之分之後兄日盛弟日替人曰兄非蕩子也弟之才縱過於兄挈之同事非損己以益之也乃必分之不欲兄與己埒是何心識兄盛而弟替天道於是乎定矣

左氏之失也誣好語怪而不能闕所疑也然豈嘗誣

善而辯纖其辭乎必不然矣韓子徵其喪明懼不爲史失言哉司馬之史不虛美不隱惡世謂之實録史乎史乎廼若魏收之穢張說爲死者所料千載有餘譏焉使人謂文士無行何以文爲君子之說不復司馬矣小子志於文乎則韓子所懲惡可不畏

木訥者近仁巧言者鮮仁吉人之辭寡誣善之人其辭游文之勝質也聖人憂之久矣況其溺心而滅質乎夫放淫辭比於抑洪水有以哉

吾少年多疾弱甚會試塲出未及飯得悼亡之報因益困舅氏強之廷試荼陵張公方擬首薦而分宜先

有士吾對中又犯其所忌張未察也二公不相下張不平拂衣去吾名乃列二甲第八于時翰苑相知者多而未深知數薦之分宜而吾不能及門始大忤知吾麤以州困之吾未識危穽輒語同輩士人出身不能爲上分憂柰何薄出守耶謟者即聞之分宜是不憚爲州最劇乃困耳銓部屢持之不可竟與東平諸公爲言曰民非難治也如不勝衝劇何惟有請教職耳分宜聞之明言於朝進士薄爲州縣耶必不許吾私念之此不過錮我耳奚必爲政試爲之可也抵任月餘果不能勝乃固乞休上官有心者咨詢日改教

例也未有禁也第疏請請而不報予之進退裕矣吾大悟疏三上自三月至八月閉閣以俟而疾果愈蓋自是日漸強數十年未有伏枕之憂焉吾嘗以分宜益我益我信乎利害之禍倚非人所能爲也小子識之士奈何不自強哉

李太宰趙司空皆嘗以非道芏余余不能事之趙未發而敗李則肆其窮矣亦未幾而敗余乃免焉平生所受知者三五公當事矣嘗有心於余未及舉而去益知得失有主之者

吾自有識以來見邑里中與替多矣其與也必以和

氣致之其皆也必以乖氣致之此猶白黑晝夜之易辨者有志者當於此深思焉乃所願於中與才者也爲宮室不辨內外婦女競華飾至擬王家飲酒無筭爵客多飲則主人以爲樂或有以勸酬不行而成忿恚者清明挿柳展墓女士滿郊不以爲嫌冠不召賓不三加昏論財厚聘厚嫁又有不納聘財而反遺之以銀幣者及成昏慶節餽遺無筭每爲家計累故多溺女然亦有得婿家利益者終不以爲勸也喪飲酒食肉用佛老泥堪輿家說雖久暴露弗惜間有遵禮制者反共非笑之祈禱佛老巫史不一而足近又有

演戲者　右諸暨志論其風俗之不美作者亦知言矣吾採其與吾郡類者示兒輩有識者宜思有以救之

太極圖通書西銘定性書醇乎醇者也信而好之日不足矣惡暇究玄以炫俗

居敬窮理四字吾嘗以扁於齋中作聖之階允在是矣毋或好徑以自迷哉

世人之貽厥孫謀也必曰和以致祥莫不諄諄然矣於兄弟則鮮能白首一心者何以啓後人耶老婦時有反目者矣事過則相愛如初兄弟之相猶則藏而

不忍何不一推之也
古人三七日而歛非惟情與禮宜也余所聞近事死數日而蘇者多矣郡之俗惟恐歛之不速夷哉
南齊高帝宮中器物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近民間一切舊以鐵爲飾者皆用銅矣夫銅於觀美而不若鐵之堅也彼帝也猶惡而易之士苟稍有知者寧不惕然乎
縗絰爲歡會之服海昏之所以亾也今搢紳大夫儼然在席而以不與者爲固矣此坊也寔由民之表者壞之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擴而充之可保四海大不踰閑細行必矜斯可以爲成人矣植黨競名不顧汝等爲也

處世宜卑以自牧務克上人之心非惟修己當然亦所以免咎也乃若立志向上則以遠大自期待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駒隙之陰何可勿惜少不學即壯壯不學即老老而悔之亦何及哉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見善不能徙聞過不能改聖人憂之盍憂時之易邁也

先通議府君晚年卜別館於采山之陽手植竹木蕭

然物外一日撫椰枝語二子曰此椰濯濯乎不可愛不能如松栢蒼然乃棟梁具也吾時始總角聞之悚然自是不敢出浮薄語

義利君子小人之關知命者則必重義蓋物之儻來有主之者何苦不為君子

君子不苟得不妄費儉所以為廉也未有妄費而不苟得者廉而不儉古惟王陽世傳能造黃金其然哉夫有道者禮以為閑焉用多金縱使能造而以滋侈耶儉德之共可以持身可以率人繩祖武貽孫謀其必由是乎敗德敗家其必由侈乎侈惡之大戒之哉

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噓謂是奚足為怵也云爾
食必粱肉衣必文繡人君不堪齊之不日引不月長
乃由之也而況閭閻黎庶乎國語齊桓公云
凡僮僕與人詐罵者無論是非必量加責治有以告
者必謝之亦不必論其是非也若至於相毆則必痛
責懲治矣蓋凡與人相接自當敬之苟以非禮加於
我則當自反縱不能自反自當讓之如此則何至怒
氣相加耶此知道者之事固非僕輩所能然是非既
不容辯必被重責則雖愚而悍者亦不得不敬讓矣
過情之譽君子恥之求全之毀君子安之人譽我猶

耻之其肯大言以欺世乎人毀我則安之其肯游詞以誣人乎

先祖妣鮑夫人恒語孫輩曰淺淺水長長流余見時數聞之今乃知有味乎其言也

吾四禮議同好者皆謂簡易易行矣然果行者鮮何也畏人以爲吝也夫國奢示之以儉禮也今乃不以爲禮也不以爲儉也必目之曰吝使夫雖有志者避吝之嫌則寧違禮良可嘆也吾嘗有儉吝之辨曰儉與吝相近也察其實可也之人也不苟取不妄費此儉者也儉美德也之人也知取而不知與若谿壑之

無厭此吝也吝斯不足觀矣又有人焉其取之若禁其用之無度自以爲豪舉而指硜硜者爲小曰何吝也此其人尤壞俗悖禮而甘於自暴者也何足言哉嗟乎有志者苟不能特立而務同於俗則禮何由行也

三姑六婆比之三刑六害昔之閑家者詳言之矣今所謂齋婆者名爲事佛其實奸盜之徒也禍善禍淫聖有明訓何用別希功果佛亦言即心是佛不欺心不必依佛耳宜時提省嚴拒此輩勿使入門也

居室必辨內外不必廣廈美輪也先通議府君及先

夫人燕居莊甚門內不聞嘻笑聲三尺之童非有役毋或履閾吾謹遵焉男女左右豈惟道路當然蓬蓽之間容膝之室此禮惡可紊也

南海霍尚書文敏婺源潘尚書襄毅俱名有家訓霍之子與瑕以進士為僉憲潘二子溫澄俱以任子為太守三君者吾嘗與遊俱麤布之衣未見其衣帛也襄毅督木川中家寄紵履襄毅不懌曰婦知吾布履履之安而故以紵為非足之適也竟不納其履吾嘗見其家信喜誦之前輩風度可為世楷今搢紳大夫乃務崇侈與富人競何以責紈綺兒耶少有器識者

當念尚絅之詩不衰之戒毋苟與市中冶遊子為曹伍以玷素風也

里中某甲以善富稱有一子一孫子多疾乃納妾更舉一子其長子亦舉次孫其父曰吾知有二孫亦不納妾矣三分其產令庶子與孫各得一焉其長子曰以孫與子分父命也以弟與子分不義人孰與之必與弟中分而可固請於父父乃許之分後而次孫夭向使其長子從父之命而以子與弟分亦適得半耳吾喜舉此事以語人人顧義何如何可違義從利利不必得而不義可為恥若是父是子者可以為訓矣

父名禎子名鑾太學生吾同宗也

天不能貧人也人自取貧耳人不能自富也天能富人耳何也仕不通可以力農農不收可以訓蒙古之賢哲備書賣卜不恥爲之非其義雖萬鍾何加焉故曰天不能貧人也乃若終歲營營未必如願仕有不遇耕有不穫賈有不利皆有主之者此天之所命也富不可求聖人豈欺我哉世之貪得而速貧者吾見亦多矣故曰人不能自富也天人之交相勝也於是乎徵之

先大夫治家一切僧道三姑六婆倡優不許入門吾

自少及老遵守惟謹夫士君子居易俟命內省不疚即使明神臨之其禍福必也求之自己安有設齋可以祈禳者親友情話隨意蔬茗自是人倫樂事而使淫聲喧雜以汙素風豈志士所耐見者哉吾自爲州以來延賓未嘗命優人也貴人在席亦嘗有不悅者吾不能違先訓以事之久之則相諒者多矣或猶曰硜硜爾夫硜硜於吾何有爾曹異日有違此訓是悖祖逆天其爲不肖子也

姻友某甲被無賴子詐騙忿甚欲懇於官余謂之曰彼始以其辭悅子耶曰然余曰亦嘗有辱詈子而橫

騙子者耶曰未至是也余曰今子想之官官當能知子之情與然巧猾者百端未必遽置之法而吏卒輩皆橫騙者也不厭且辱非止詈也視彼其辭以騙者孰爲甚耶某甲悟曰命之矣

里中汪某者前妻有二子矣後妻始生子謀曰子與母也異日長其欺少必去之遂毒殺二子其後妻之子竟夭遂無嗣人謂有天道惜無能置之於法以警俗可恨也

君子之居鄉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此語甚常云爾然聖人之言雖一端而已不曰一龍一蛇以存身

乎設有不善人焉彼且為很鷙且為大戾矣而可逆其怒以速其毒乎讓可以馴暴忍可以濟横禮以輔義孫以出之親仁而汎愛避咎而下人雖不能格毋使作惡焉庶幾免矣夫

昔人謂文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古今文士才者十之五六學能充其才者十之三四至於識則不易哉有德者必有言斯其人也如欲辭之達也必也育德文之佳麗如草木之有花也花能自開耳造物者安能雕之時雨之化油然沛然勃然不知其所以然此則造物之力也士之讀書開卷有益其猶雨之潤物

灌園丈人之桔槔乎故曰學猶殖也不殖則落

家禮集說冠始加用網巾未妥帽子方巾儒巾爲近禮　喪斂以幅巾深衣冠帶非禮也　欽祭焚黃於祠堂不於墓於墓者以炫觀非以行禮也夫禮惡以野行乎　七虞僭又訛爲七七畔於禮矣　婦人不宜畫像像非禮也禮必擁蔽其面苟知禮矣惡取於像　親迎女家遠則於近設館行之可也婿親迎先婦車行揖非禮也未見何以揖　七月十五本浮屠盂蘭之會非禮也不宜舉　吉服詣墓非禮也　宗祠或稍遠婦人不必與亞獻以主婦恐未能如禮終

獻親賓爲之尤爲無别不若三獻皆主人自行之况家祭非親賓事歸胙於親友彼此紛紜可已也　士婚禮用命服曰攝盛似未安儒巾衣可也　虞祭至家可行耳若泥日中而虞途遠於所館行之失之野矣非禮也　宗祠主祭以德齒爵尊者蓋曰吾先祖之所顧歆也其行尊於主者拜位東西列於前可也奉柩朝祖難於周旋遷魂帛以朝得禮意矣途次親賓設祭非禮祭奠主人之事也親賓贈賻可耳惡取乎觀美　大轝取其固足以勝也飾之以華道路瞑乎哉於此而飾惡乎不飾　方相以狂夫行之狂矣

能行禮乎可有無者也石槨重山谷之間難致也木
則不若用磚之可久　穿便房以貯明器不可已歟
俟質之達者　合葬朱子云依祭法以西爲上陳安
卿云地道以右爲尊宜尚右二說宜酌之　禮葬欲
深有不可泥者興化漳泉間棺浮土上或半入土耳
稍深必有水此所宜知也　載集說　葬經固不可泥
族葬之說似亦難行夫葬乘生氣非無理也第不能
積慶於方寸地而謂身後盛衰盡由術士傾身結之
以求福則不智耳　族葬向南向坵惡其趾之向尊
也趙季明此說不知趙氏曾行否而欲爲法於天下

後世其可乎　夫在妻之神主不必書何人奉祀

禮記說祧主藏於兩階間朱子云今士人家無可置處不得已只埋於墓所然則祠堂若有可藏處則不必埋也

嘉靖初士風猶厚于時談者猶以成弘時爲不可復見也余所及見鄉先輩如婺潘簡肅公績胡　公邑里中程方伯羅山旦族兄岡卿栢庄遠宜鄭大叅雙溪佐及友人江方伯荊石珍此皆言動依名節見不義若浼不減先輩風度者高山景行後生無忘哉

邑中吳氏有登第者而未顯術士言其祖墓正穴猶

在張氏三序生者乃餌其一二無賴者券買而潛葬焉吳氏素懦聚族而謀之其婦人皆忿肬臂珥以訟二生者恃其爲於吳也辱多之竟屈於理官斷起葬則棺在泥水中始悔爲術士所誤而家已傾矣余所聞見類此者甚多往往求福而得禍可鑒也

在上位不陵下君子哉然必曰涖之以莊毋但使人人以爲親己也在下位不援上君子哉然必曰事之以敬惡可以直遂爲節操也君子居身之珍其惟禮乎無卑也無亢也品節斯斯之謂禮所以爲中也吾於是益知禮之不可已而老氏之說之爲誕也苟

鄉子儒乎奈何曰禮僞

吾年五十爲按察使僚友不知吾生辰也吾亦不知僚友之生辰也及爲督撫未嘗知政府之生辰也今自上達下每歲生辰其筐篚盈庭矣邑令近民則富室尤無敢後夫既利其賄矣而曰法不撓誰欺哉若曰今日與之交明日置之法則有負嵎者獸焉豢之者以全物與之適逢其怒也何以異於是

褚彥回江左所謂名卿也其失節宋室爲其子侄所羞恨無論矣迹其推財與弟沒後家無所餘可不謂清哉乃負債至數十萬此數十萬者無以償之將終

負之耻則市人所不爲也以市人所不爲而名爲名鄉者可爲之乎胡不躬處約而坐於塗炭以自汙也夫廉不苟取儉不苟入未聞奪人者爲不苟也故士志於道而不能儉者難以立其身矣

幼子常示無誑孟母市肉以啖兒是以成其賢也今人弄小兒百方誑之其稍有知而能誑則父母喜比其長則機變之習若天性無所用耻矣

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夫是四者耻爲要未有有耻而無禮無義而寡廉者也未有耻爲非而好作亂者也耻也者其進德之基

乎其治亂之階乎故曰恥之於人大矣知恥近乎勇
易曰困於酒食酒食人所欲曷言困肉勝食氣酒及
亂則困矣杜詩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予嘗誦之
益都會賓筵方丈皆腥羶耳予歸田乃與所好爲眞
率之會使蔬勝於肉飽而不困自是里閈宴集食前
有蔬食矣此非徒崇儉也以免困也
食無求飽衣不恥惡乃可言志矣志士不忘在溝壑
況未至是乎杜子美拾橡栗自給布衾如鐵凍餒矣
幼子之夭未必以饑也而一夕乃以醉飽死夫凍餒
不死而死於醉飽此生豈不有涯耶懦夫可以立志

矣

趙熹與韓伯仲同避難伯仲婦美熹以泥塗其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孔明當亂世所以娶醜婦也若無鹽為齊后逆旅之婦美者賤而惡者貴貴德遠色閑家之要道也古之賢人娶疾娶貧為家之福載在傳記多矣末世愚人以色亡者多矣可不戒哉

杜集中於岑嘉州厚矣而十餘年無一書猶可也出守江城草堂相接不能一存故人何耶可懶於要津不可懶於故人也

人家不幸有凶人者養之化之必有道焉蓋必有以

制之制之者非恃威也使其不得逞也夫凶人何不可爲惟其不得逞乃可以漸摩之漸摩之之久久則庶可化耳乃所謂養之也大者舜之於象焚之不可揜之不可乃忸怩焉而怒不藏怨不宿封之而不得有爲則親愛之有可施矣故曰源源而來不爾徒與與與之以爲餐則婦人之仁所以滋亂也廪上之灰井中之泥何所見德哉故夫預防則嚴而不惡制之之道也

甚矣皮相者不可知人也孟嘗君眇小丈夫張子房貌如女子晏子長不滿六尺其僕長八尺爲之擁蓋

曹交九尺四寸以長孟子不容受業夫堂堂者胡為乎先立乎其大者為大人非形色之謂也夫惟臨深履薄傲不可長乃所宜書紳矣

方回山經引相冢書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方回與舜遊其時安得有相冢書然其語殊快諺云你作我笑我作你笑若要不笑除非地呌令泥堪輿說者或累世數十年不葬以山川不能語而葬師相笑無已也先大夫卓然不惑明哉達矣

客有言仲長統樂志論良田美宅舟車使令皆富者之事也而士常患貧何時可樂故聖人言未若貧而

樂耳誰能不改其樂則陋巷何異高堂一瓢奚啻方丈仲長之論無乃蕉鹿之類歟余曰客談美矣然何容易夫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樂至矣知之難矣不見累貲巨萬籌不釋手齒髮已就厭之不去者乎仲長氏之論蓋貧士所希而不可得者欲得之者非鮮也而何樂其志者之鮮也故知之者則貧可樂不知者即富與貴亦長苦耳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故樂

可以死而死夭禍也東家之不才子夭而其家昌此之謂禍可以死而不死夭罰也西家之不才子壽而

其家敗此之謂罰死爲福不死爲罰其賊惡之亦甚矣不仁者而可與言惕然而省耶則何敗亡之有

俛俛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俛俛敗者俏敗也初非敗也俏成俏敗倚伏萬端孰能竟其終始哉是故君子戒愼不違窮不失義奚有於敗達不離道寧倖其成是以坦蕩蕩而長囂囂也若此者可謂成人矣成人則何敗之有

楊朱曰君子必愼爲善其言旨哉夫旣曰爲善矣慮其爲之不勇也而猶必愼之况其不善者乎無近名恥獨爲君子所謂愼也

端木叔者一以爲狂一以爲達觀其所由則似達而實狂者也雖然彼能藉先世之業散之族散之鄉散之國寧不謂達使能節以義行禮以祼身毋爲侈僻音樂不窶可以衛生可以傳施可以昌後不亦休乎君子是以貴擇術也

郭璞葬經貽害萬世貪富貴者營地理而逆天理無所不爲於是易骸盜葬之禍作矣璞死於市葬而江水漂其棺其後無聞焉胡不自擇吉地耶近邑中朱氏者工於發掘名家墳墓被盜十五旣葬其祖父又獻賣焉自以得計公卿不足圖也父之事露處以重

辟所葬骸骨爲灰何福之有被害之家富貴如故此衆人所共見也而談靑烏者塞路欲爲朱氏所爲者狼心未已家有名地凛凛防之甚矣世之易惑而難悟也

張氏百忍故能九世世人一忍不能何能百才者以養不才爲才而不能以寸相去所謂重且遠者安在以是念之斯可忍矣

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其難易居可知矣而淮南子曰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夫循性保貞無所矯拂故曰易飾姦行險以陷刑辟故曰難知

其易則何憚而不為知其難則何樂而為之此其言亦為人警切哉如不移者何

說苑云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一服耳足以見雅俗之情夫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德一衣之美而有矜色何足與議敝袍狐貉不恥不求孔子所以與子路也明乎此則文繡在身有不兢兢者乎

柳渾年十餘歲有術巫言其相夭且賤幸而為釋乃可緩死耳渾不從為學逾篤其後大有勳名於唐年七十四余未冠時術者言年止四十余以為造物者

苟靳余余惡能爲躍冶之金乎安之爾余位與德不能逮栩也年幸過之術士多言時或億中而舉世惑之何哉由妄冀之念勝而徼幸於可必也

唐信州刺史李位得劉向黃白秘書召徒試術以謀逆聞雖鞫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制詞曰名教之內本無異端典刑之中豈容僻好唐之政不濫矣其後不聞黃金可成而竟以服紫册暴下赤黑死欲希長生而促其生不亦謬哉向大儒也當時固以風景期罔斥之而千年後猶遺禍未已世之爲位者至不鮮十室之邑必有人焉苟試之無不傾家者苟服之無

不害生者然而莫能鑒也乃曰方良有我治之未至耳皆曰予智而不悟其愚無他貪心爲之也以爲黃金成縱不可仙可富也富而可求聖人爲之如其不可求何仙之不可求猶或知之富之不可求鮮能知之矣

姜岐盡讓田與兄岑而以畜蜂豕爲事已爲於陵仲子而兄爲貪彘無厭豈爲能弟者哉如薛包不得已與弟分而取其荒頓者朽敗者及弟數破其產輒復賑給乃爲篤行君子矣

管幼安行年八十吟咏詩書余所竊比者惟此庶幾

焉

袁閎築室庭中于室中向母禮拜其子亦向尸拜而不得見以是爲高吾弗知之矣子事母禮若此乎溫凊定省抑搔之儀不可解於心也舉可廢乎何謂不遺親也郭林宗過之不宿而退淸而易挹評之當矣

孔祐隱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萬斛視如瓦石夫數百萬斛錢在野豈獨一人見之亦豈有不爲人所取者耶史言其至行通神意者鬼神欲以試之而實非錢也志士明此義則取非有必弗爲矣所爲鬼所戲耶

元兄逃嫂氏行事鄉人上元東嶽之會金石聲震地四方來觀者男女輻湊而憲辛處深房治女事不可強以出是時年幾弱冠耳元兄之刑于嫂氏之貞靜可式後人矣有以也夫先夫人以女屬新婦也伯姑修怨不食孤姪勸之不從乃以奩給之蓋元兄之志而嫂氏之順也其不信女巫惠於逮下尤足女宗七年弟孚而偕亡命也夫

先王之制杖以養老扶衰非必不能安步而後杖也子夏投其杖而拜彼能拜豈不能步哉隆萬以來民間非衰疾甚窶者不用杖杖於鄉者鮮矣況國與朝

乎杖於朝之禮則久廢其自秦已然乎古人自以杖遲未盡養生之善蓋徐步養氣杖之益也余逾耋者久而未杖杖書此以志過

嘉靖初講陸氏之學者猶諱禪陸氏之學禪學也陰宗之而陽諱之其徒恥之於是明言禪而以其師爲諱矣萬曆中有督學使者佞佛甚小生未知玩經旨亦未能繙梵典僅抄襲障幻等字而督學者喜之督學者亦非有得於梵典者也於是有論之者而　明旨屢下則障幻等字不敢用矣乃以玄默清淨等字非犯也而經文空空默識可援而附督學者或不知

距於是莊列之言又盈肆矣此何以然由厭常喜新
而莫知所擇也夫聖經之文皆相貫徹以經釋經不
煩箋注而不知纆舍正路而弗由孟氏所以哀之也
小子戒之
萬曆壬寅杭州府推官柳號一蘇樣少年衆皆笑之
傳以為快凡様之始皆知笑之是非之本心也久則
效之不知其可笑矣今之服妖如所謂蘇樣者翩翩
道上莫知禁者無論坊市細氓即縉紳大夫袖僮納
手若彎弓之為者此何祥乎余田間十年起塡鄖陽
記室所白書柬儀文與褭在浙中迥異余不能從從

舊而已及至南都儼中衣未敝未改爲也僚友相戲以爲大古之衣于時有一二名卿從家起久而不至問其所親曰公貧即衣亦非易辦耳余爲喟然去志益決。

昔之好古者好其道今之好古者好其辭辭可也因好其字四坐相呼如點鬼矣好其字猶無傷也因好其器好其器則黷貨之風甚於金玉矣司馬君實四夷知之未稱號也晚宋間有之矣今少年以至厮役無不稱號近乃恥之恥之是也乃於所執贄而事者亦字之則曰子思孟子亦字尼父矣而不知其不可

禮之損益而從宜者此類是也周公金縢之書所請命於先王者曰爾而孟子之時人皆無受爾汝矣則將曰爾之云乎以爲古乎孟子之於宋牼必曰先生牼蓋時人之長者耳非所事也古之好也而以長傲可乎孫與不穀邦君之自稱也而士大夫或稱之大夫稱不佞而士庶人咸稱之公之稱尊矣顔延之所嗔而不敢受者也今或以爲卑不知公之上復何者以爲尊乎翁非尊者之稱也以加於少壯則不類明旨禁之而不從何也吾性懶於竿牘滋恥之耳彼有臨我者而先於我不得不復也汝曹於長者必稱

先生同輩少於我乃可相字自稱名或僕走一不肖未爲不古也夫既知好古矣胡不歛以求之乎

文可以觀世也巧言亂仁淫辭害善阿辭不由衷使覩者曰文人則慈文乎君子恥之矣

文之三長才天界也匪學以充之是伏櫪之驥縶足而趨千里何以至焉學不厭矣多聞而不擇是腹爲笥也識要矣何以希識義能公者氣生有德者有言知其所蔽則無詖也知其所離則無邪也夫學猶殖也所以殖德也德脩則識進矣八

文猶日也萬古一日也去歲之日非今日之月故日

日新其於文也日謝朝華之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襲
則竊論篤者竊乎

文猶水也水之有本也成章而達淵之渟也湍之激
也泉之混混也而四海放矣孔子欲無言一言盡道
而世為天下法何寡也其與同言終日贊易而分上
下二篇何多也其旨遠言不盡意故情見乎辭各指
所之以月天下之道不可以已也故曰辭達而已矣
如其達也一言以蔽之非寡長言之不足非多流行
坎止水之道也

文猶兵也堂堂正正仁者無敵矣奇之尚將而奇宜

也宜正也正則奚奇六經之文未嘗有意於奇也孔子之所刪述可見矣諸子之於道其闚觀乎故尚辭辭之務奇以炫時也內不足者外炫是以遠之道歟老子於道深矣其文近於經矣而猶有意於文故多奇語其於聖人之辭猶有間也若近世之文工於字句以爲奇斯陋已甚夫論篤是與孔子猶弗許也況論無奇而奇於字句乎楊子雲所謂童子之篆刻也壯夫弗爲

文猶百卉之華也夫百卉之華也孰爲之哉而培之者人事之弗齊有上農中次之差焉六經諸子上[illegible]

萬卷所以培之也楊子雲教人爲賦使讀千首此大匠之規矩也如欲文之工則無他術

文猶錦也文以載道猶衣以適體適體則夏之葛冬之裘具矣奚以錦爲雖然黃帝堯舜之垂衣裳而治也有等威之辨焉黼黻文章所以辨也惡可以已孔子贊易曰其辭文文之郁郁是以從周也犬羊之鞟子貢之惜子成者蓋聞諸夫子其彬彬之論歟夫辭之麗也以則不以淫斯君子矣

論文者昭明文選精矣古文賴以傳近者則眞氏之正宗唐氏之文編知言哉若曰古文亡於韓曰宋無

文吾弗敢知也吾於是尚唐氏之識其以杜邵之詩合而言之則弗類殆有激之論歟唐氏非不知詩者也

君子有三立德其本也用於世則爲功垂於世則爲言言而無關於世奚立焉可言而弗可行君子弗言也况於易其言悖而出者乎

千一錄卷之二十四

新安方弘靜著

家訓二

張思曼自言一生不解作諾無禮哉何以日出出則事公卿也豈舉世皆匪人無一當者耶陽貨與孔子言孔子曰諾諾何以不解作耶又竟日無食而不言門生見其饑為之辦飧夫可以飧者則亦可以言饑不言何以使門生見也遺命靈上不設祭其鬼不餒毋乃夷其子不得自盡乎若思曼者飾情立異以要名於衰世無取焉耳

儉美德也而世或以爲病病其詐也汲黯譏公孫弘以三公而布被是也夫被本取禦寒耳無擇於錦與布也被而布奚不可哉公孫子苟毋曲學以阿世則何議焉虞玩之屐著二十年屐既可著何緣棄之然玩之是時歷官已久而曰貧不解易則非情也志士不言富亦耻言貧不忮不求何知貧富夫忿貧富者何用不臧哉

虞玩之於人物好臧否王儉恨之乃遷怒其鄉曲曰至死煩人夫儉爲三公而惡直喜諛無足言矣玩之處亂世得以衰老去非幸耶金人三緘之銘其可不

置諸座右也

張安世家僮數百人皆有技業虞悰治家富殖以奴婢無遊手可則哉霍家奴如馮子都者宜其敗矣夫奴婢無遊手則不爲非非徒以殖其業也公卿之家猶爾况士庶乎

謝康樂之才也以傲誕誅非不幸矣其孫超宗稱有鳳毛不能鑒前轍而恃才使酒多所陵忽亦不得其死夫小有才而不聞道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氏之訓其有徵哉

叔孫穆子不以貨免雖可以免患爲諸侯法也然卒

免焉士可以知義命矣夫罪非由我而貨以衛身人亦孰非之乃猶曰患作而不難爲戮也君子哉而以爲愛貨云者衆矣靡靡者惡足以知之也

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此謂附勢趨利同流合汙者也次且囁嚅君子耻之若在家庭人事父兄則其恭有過者乎居鄉黨恂恂不能言禮也即以泥與人交言之卑以自牧非足恭也犯而不校非匿怨也適若廷諍面折麾之不去此又恭之大者道固同歸而不悖也吾見傲而不孫者矣見有禮者曰彼爲恭也何其勞也此俗之所以日薄也乃其見顯要者則餒矣

禮所以節文乎道中正而不偏者也苟無禮恭則勞慎則葸勇則亂直則絞皆過也雖然勞與葸猶可裁也亂與絞不可居也辟咎莫若輕必也反巳而下人乎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善矣

杜正倫銜諸杜不與通譜及執政假水利以鑿杜固川流如血南杜遂不振此亦適逢其會耳秦嘗鑿金陵矣猶然王都也韋杜去天尺五如漢之金張七葉以後安得無替家之興衰豈盡關居宅也士惟有累行耳堪輿之說毋過信之

矜名者必爭名趨利者必爭利君子矜而不爭爭則

可恥矣人知好名而莫知遠恥也

太上忘名其次讓名好名者斯下矣

孟子之剛大其曾子之弘毅哉非是道也無以任重無以致遠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無然泄泄卑靡苟且國家所以不振也巽之先後庚蠱之先後甲其辭一揆夫巽所以爲蠱哉或曰君子不孫以出之乎曰君子義以爲質出之以孫以制事也非以克己也人一己百柔乃可強夫克己惡可以不勇哉

里子皆少講學言笑步趨儼然不苟舉於鄉不至公門司詞於楚不納束脩人皆重之此眞古之學者矣

禮所以節文乎道中正而不偏者也苟無禮恭則勞愼則葸勇則亂直則絞皆過也雖然勞與葸猶可裁也亂與絞不可居也辟咎莫若輕必也反巳而下人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善矣

杜正倫銜諸杜不與通譜及執政假水利以鑿杜固川流如血南杜遂不振此亦適逢其會耳秦嘗鑿金陵奚猶然王都也韋杜去天尺五如漢之金張七葉之閥也夫志於學者不賢於閭閻居宅也士惟有累也則何可不愼哉

莊子曰聖人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刼奪之憂爭爭則

淺矣而有深味焉夫同胞之民顛連無告者無限而吾幸免於饑寒亦足矣衣食之外亦復何需夫富者非奪人則且奪於人也奪於人者其患淺奪人者其患深君子非不欲富也惡罹其患也夫貧不至困富不至溢積而能施窮而不諂其居身之珍乎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氏費氏惡而譖之炮焉夫直而和非無禮也人所說者神所福也而胡以有殤族之慘甚哉讒人之罔極也余以爲宛猶不能無咎焉二氏匪人也國人知之與爲僚而不能覺不可以言智已賤而饗令尹是援也嘉禮而帷甲兵讒之

媒也易曰介如石不終日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是以貴知幾也使宛巖守巳之介則必惡佞而不諂矣子常之賄懼爲兕焉焉用歛之禮以自處亦以處人君子也安有蹈利穽而擠上交者乎故曰宛不能無咎也嗟乎士之居身惡可以不鑒哉

余以魏獻子之辭梗陽人也一食不能忘矣不啻三嘆焉魏子聞善而從知過而改何其聰也雖禹之拜由之喜又何尚焉以是爲政何有戊也有守心而無淫行獄不能斷以上盡其愼也異乎作好惡而自用者哉先意幾諫不陷其親不隳其職蠱之用譽蒙之

克家內舉無負矣二大夫之諫也諷而直小人之腹
君子之心有味哉風乎百世貪夫廉矣以魏子之賢
內有子外有臣以成其令名也爲政在人人之所助
天佑之矣堯舜之務在親賢也可無急乎
吾嘗以荒歲舟過徐沛之間挽船徒夫半枵腹者黃
夫人令家人更携稍糒察其有饑色者予之故他舟
之夫道餓相望而吾舟行獨速夫俱無甚志此爲費不
虛而所濟甚大不可不知也
朱巨容沖有人認其犢後得犢慙以犢還沖竟不受
余謂過矣認犢可與還犢可受

陽城不得為有道之士也韓子其見之矣月俸度日食餘悉送酒壚此賢乎仰給俯取者耳乎不云乎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酒家壚謂非養其小者吾不知之也寧太儒

身之必至者猶晝夜也盡日之鳥其為鳥也則不智矣世之求富貴利達者非盡日之鳥與鳥有百不知旦而求之者惟此鳥耳人自以靈於物然不為盡日者鮮矣

劉訏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余謂此猶在君子之後不則作史者為不知訏當知君子坦蕩蕩者

本無可競若有勝心其爲競甚矣

何以息謗曰無辯未可也聞謗而自省庶寡過乎則吾師也而曰無辯以息之無乃惡聞過乎圓覺謂若知我空無毀我者是冥然悍然不復有思過之念告子之不動心者也故夫告子之學其流爲釋氏也

朱文公孫爲淮東提刑與顯者書必云萬拜時謂之朱萬拜其忝厥祖哉韓文公子昶攺金根爲金銀此不學耳猶可言也昶之二子綰袞皆登第袞爲狀元自俗觀之盛矣而以不識字貽譏于世世家子弟不必顯貴書香固不可絶耳

吳孫休時衣服之制上長下短積領五六而裳居三上有餘下不足也晉太康初衣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腰下掩上也元康末婦人衣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內出外也皆服妖也當俗之成以醜為好其既也則務目而過之矣先通議府君衣冠數十年不變後人宜世以為楷不可忽也

成化間山西石州男子桑冲偽婦人飾與女婦處多為所污近有男子偽為尼者尼尤女人所喜近事露而其鄉達者惡其聲第逐之不正其罪焉可憾也先大夫治家止一切尼婆不得入門世世所宜遵哉宋

時有於野得棄兒者曰此可居也抱歸飾之如女及笄嫁之得厚利比覺則逃矣夫男可女飾而女可易入哉

楊誠齋立朝日日若促裝者余初登第先輩潘簡肅公相語意正同余不敢忘也然敝篋一擔則愧未能緣不能不攜家耳

王果者遷峽口之棺得銘云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此人數學之精乃爾胡不卜於高阜水所不及耶葬經作於郭璞亦葬江濱何以不擇善地昌其後人耶世之相地者或衣食不給或嗣

亂不續亦多矣而爲人上必曰旺人發財舉世尚之何哉

說家載鄱陽龔氏衆妖競作而二子發科妖不足異亦可知矣修德而已　循見人語事

處世如孟氏三自反庶幾免矣而曰奚擇曰何難以禽獸視人寧無傲心哉此猶未及顏氏之不校也克之又克乃可言懲忿矣雖然南方之強何以非君子之強則以近老氏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強哉宜聖人不與也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非獨檢身爾也出好興

我駟不及舌南容三復白圭迺能免於刑戮是以金
人緘其口曰無多言石人刋其腹曰愼勿言其愼言
也至矣乃若便便惟謹終日言未嘗言盖有德有言
無擇言者也其惟聖者乎
顏魯公之正直也而愛奇哉麻姑與王方平降蔡經
家以麟脯爲膳此妄道士夸誕之說也自公書傳而
世疑之矣又頌其先人以違數家之占臨坊之壙而
其年遂遘疾歿若以舍生取義者夫疾乃適然豈以
臨壙故耶士苟不明義命鮮不惑於異端者也
聞謗而辯者淺人也聞譽而喜者愚人也子路人告

之以過則喜則不徒無辯而已子貢方人以己賢於仲尼則譏其不智不徒不喜而已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子夏未必以爲喜也而曾子責之蓋不能如子貢宮墻之喻能發明夫子之道也二子之優劣於是見矣由是言之過情之譽何可喜哉

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吳泰伯之後也奚爲不可婚蓋夷之也女思齊吳爲起北門曰望齊門令女遊其上女思不止而死曰必葬我虞山之巔以望齊也今虞山有齊女塚夫女固從人者也生而願爲之有家爲太子波妃何必死死無亦恥其夷耶然則虞山之塚

興青塚異矣今之躋門第而不恤其女者有人哉使女而齊毋乃病諸

允通議府君晚歲卜別館於采山之陽課僮灌園間植花卉語不肖曰化工之妙萬物一草一卉無不可觀者周子不除窗前草而今人競構名花異卉以爲奇何必爾愼之哉毋務好異不肖謹服膺不敢忘

氾稚春不蓄門人而虛懷闕誘以三隅示此眞好修者也異乎世之揭竿而建幟者

王摩詰何如人也其詩類澹泊於世味者終身蔬食

類有得於如來之教若如來之教無論種種空華即死生幻泡無足以入其心而維也始以王門伶人進晩而汗於祿山幸免大僇猶自名頗好道何也其論陶淵明耻折腰五斗米而自令乞食以爲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斯言也使陶家漉酒童子聞之定洗其耳而如來善之耶嗟乎今之佞佛者類維也苟能克蔬食之心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斯無事於佛矣宗族以禮義敦睦相尚此可稱故家如以富挾以貴挾以衆挾皆薄夫也南北阮今孰多耶

衣冠與世同言不立異也世皆尚詭製則君子寧違

衆

有虞氏之養老也夏后殷周之盛未有改焉蓋其重也然鄙薄之俗未能盡使由禮故其誥曰無侮老成人夫老人之見侮久矣況叔季以降乎夫世不知養老矣而老者安可不知自養吾見扶掖而入公門者而責人以禮不亦難乎有如衛武之力於道則不知其耄孰能禁之抑之戒其可不三復也

富不期侈侈者必驕貴不期驕驕者必侈驕侈之家其傾必速惟恭儉者乃可以保其家家之昌與衰未有不可占者也術士之言禍福舛矣

杜夜歸詩庭中把燭嗔兩炬以旅人之貧偶得故人
分俸秉燭已幸安用兩炬乎殊可噴也先夫人治家
未嘗許燃有二草余至老不敢違也

顏氏家訓云文章當以理趣爲心胸氣調爲筋骨事
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其論密矣嚴滄浪謂詩非關
理非關書此未爲深於詩者也

好譏訶文章自是小夫淺態縱使管闚毛吹偶有所
見猶在君子之後況未得作者之意未讀古人之書
操蚤而不見泰山者乎夫容露下落雅所不慊鳥鳴
山更幽謂不成語起羞惟口駟不及舌窩宕屈宋傖

父陳思於古人何傷已則不知量矣

魏何晏好着婦人之服粉白不去手梁周弘正着紅褌錦絞髻緑絲布袴士人冶容誨惡之心喪矣近時有司成送客而織金紅裙爲衆所見其旣也不能訓于家傾而自縊可鑒也夫

明道伊川同遊從遊者皆隨明道伊川曰此顚不及家兄處蓋伯子温而叔子嚴也余意非惟諸人宜隨明道弟固從兄者耳當時偶分道而行也明道早歿伊川乃任師道矣雖叔子温也諸生何當分隨哉

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談者以爲其祚短

長之驗謂泄氣也其言固非經然合葬非古不必泥
可也
譜傳如顔魯公神道碑例人或數字而已其不溢美
也足法哉
君子可行而不可言者有之矣未有可言而不可行
者也不容則害成故可行也不可言也先行其言而
後從之故言之必可行也知微知彰或語或默君子
哉
凡有忽人之心傲人之色淩人之辭皆自損其德無
與於人在上而臨下者猶不可况同輩乎况長者乎

如其為人所慢則宜自反吾可慢耶則恥不若人莫如為仁孟子之言至明切矣吾苟無以取之則失在彼顏氏所以不校也

子夏除喪而見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則過之者也子張曰不敢不至焉則不及者也而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何也堂堂乎張難能而未仁志常鶩於高遠而哀乃易忘故失之過子夏篤志切近日知焉月無忘焉有諸已而未大也故曰不及孔子於二子蓋無優劣焉一進之一退之其至也則皆中行之徒也

子貢不受命而好方人孔子嘗抑之曰非爾所及則

亦有過焉者故疑師爲愈若以易守而鮮失則子夏爲可學與蓋二子之論交也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毋友不如己三損三益其弗畔於聖人之訓矣若曰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何拒人不磷不淄有教無類聖人之事也苟堅白未至而自試於磨涅不將有賊人之傷乎孔子戒顏淵也猶曰遠佞人佞人殆惡能無所不容也故曰子夏可學也今之爲儒而畔者子張氏之儒與盐辟之甚也爲僞矣學子夏而不能大者硜硜小人哉亦可以爲坎窞坎也毋僞也

吾家子弟使人不樂與曰吝固陋此好消息也使人

稱之曰慷慨曰倜儻此惡消息也雖然見義勇爲臨財能讓乃佳子弟矣

古之佩也如韋如弦有取焉耳今乃冠玉以爲觀矣而曰玉不去身以比德焉古之道也道豈在是哉吾聞惡衣衣敝矣聞琢玉猶戴士矣未聞玉之不可去也是士而冶者也女而冶猶可言也吾見倚市者矣士而冶何可言也

當官者其初非不欲潔己立名而吏輩誘之多方見可欲而亂則售矣棚子所以傳河間也頃見一令以冬月至令易一褐吏以絨進令曰非褐也對曰褐非

宜問其價以十之三四對令曰價不應止是對曰市中例久矣不敢多領令遂從之自是紛華之念日動矣其初心矣夫衣以禦寒耳褐胡爲不宜裁胡爲宜郎裁而宜也胡可與褐同價也一成而喪節可悲也夫

居室也下之潤溼弗及上之雾露弗入四方之風弗襲完矣筊矣雖古明堂之制不踰於此矣淮南子語而曰木工之不斲爲儉也乎哉

里中吉凶之禮相慶相恤不可已也不可已則必有以將其意者魯之俗富者出多貧者出少猶古道也

君子是以取之然人心有如其面或不欲少或不欲多者不欲則必有所强而舉者有所强而舉者斯不可久矣不若以富就貧從其薄可也　凡慶禮在約者量醵錢以賀主人即以欵客毋許加費以啓厲堦主人辭客勿固舉　凡喪禮量醵錢以致恤主人直受之毋許謝毋許却

老子曰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旨哉言也世人非不愛其生也而動之死地抱朴子所謂牽全就肆日與屠近嗌善喻矣夫伐性之斧腐腸之藥欲過欲及犯義犯刑凡所爲求厚其生者適以速其斃耳養生

者恬淡而無求敬愼而不肆毋暴殄以自戕則年壽長矣非以薄其生乃不輕其死耶

里中殺其子者三見矣是大不祥也豈惟凶於其家里懼罹之昔申生之死晉亂者三世王莽殺其子逆萌知其必亡曰三綱淪矣禍將及人人未有不愛其子者也子而忍孰不可忍忍於殺未有不忍於弒者也人曰殺與弒有以異乎曰禮與法異天性之親無以異也然則石碏非乎曰碏純臣也大義滅親古之聖人嘗行之矣擇禍莫若輕且國先而家後也非有大故也則爲之隱且今之殺者豈非以利哉善乎孟

子之推言之萬乘之國弑其君者以利也如以利則忍於殺未有不忍於弑者矣人曰父之與君一也天也君臣無獄父子無獄其何以禁之曰人未有不愛其子者也愛而忍之必有所甚愛以奪其所愛者伯奇之死其父悟而出其後妻矣出之是也有司者斯斯獄則取其所出而置法焉可也何也其義絕以吾治之也人有愛其少子而殺其子者子少不與聞焉非其罪也苟與聞則以殺兄之罪罪之矣惡可曰其父爲之也此所以斷斯獄也

悔狂已咋指垂誡仍鐫銘韓退之悔其游華山之語

也夫人能天遊則無入不得居其室可以動天地矣必登高臨深乃爲奇耶內不足者重外吾未聞德盛而外馳者也古之人乎陶靖節邵康節其善於游矣開元中有常敬忠者能一遍誦千言勅中書試之賜賚驟貴爲同輩所嫉中毒而卒余里中吳生珍一遍誦數百言亦能之而所著無奇不爲時所取有汪生旻者遊與化李公之門李賞愛之遂自矜也而驕其同輩一夕流血而死莫知其由夫小有才而不能處於不兢鮮能免者其可以鑒也夫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此富者也衣敝緼袍與

衣狐貉者立而不耻此貧者也富者不敝敝不改故云室中無長物一裘三十年一屐二十年也貧者雖敝不耻故振衿肘見捉屨踵決而歌聲若出金石也古之人矣服患人指故衣錦尚絅而惡其文之著今也楚楚衣裳揚揚閭里服之不衷矣其服而無其容使人曰是馬牛而襟裾者耳可耻哉其無耻也夫衣不若人無與於行也則耻之行不若人而則人也乃不知耻何其不知類也

余同年歸安姚子掄伯登第時年踰艾矣其同鄉秀水吕子文華甫弱冠語姚曰兄吾祖父行也而吾兄

兄可乎姚曰是在汝即祖父我可也呂怫然曰兄自中遲吾困兄兄也姚曰吾不遲乃汝遲耳人問其故曰吾恐其來日短也呂今安仁任未滿而卒姚以太守致仕壽踰八望九此可為少年登科者之戒夫少不能事長乃傲焉其非遠器可知也

術士妄言禍福律有明禁而閭巷接踵欺誑愚俗聽之者有可稽察之實無一驗至於禁忌多端矛盾不一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太吉凡若此類將何適從蓋自昔病之矣偶閱丙戌曆

陰陽家所定出行吉日辛丑壬寅丁卯戊辰甲午巳酉丁未甲子巳卯甲寅曆皆云不宜又出行春忌卯辰夏忌午未而曆咸曰宜夫世俗舉事無不選擇日辰者矣時刻雖同吉凶迥異亦何能趨避哉君子居易循理不求在外有以也夫　余爲兒輩畢姻大寒酷暑之月皆勿用古之婚禮俱以黄昏時今金陵之俗猶然也余之廣東左轄以九月二十五日册抵郭外僚友言朔日近矣請需之余欲破世人之惑即以次日黎明蒞任余自爲州以來上任皆以黎明毎見僚友選擇甚謹喜以丑寅所屬叅見答拜有失儀者

而任後遷陟何嘗盡利禍福自已求之古聖人之言
非欺人也乃不篤信一妄庸人之言則奉之如蓍龜
何哉悲夫世之易惑而難悟也
隋唐時生日禁屠宰以表好生異於世之燕喜者哉
先大夫六十時宗姻議欲稱觴先大夫曰孤兒生不
見父生日安忍爲樂古之人所以哀哀劬勞也因泣
下不自勝宗姻乃止　余五十爲按察使僚友未知
吾生辰也六十園居謝客而五六君子枉駕焉優人
在門未進也小坐淸談而已七十塤郎陽所屬未有
言稱賀者里閈中寄文數篇覺之徒用愧汗耳德之

不修是懼亦奚以爲　仲兄教諭府君六七十時已家食未嘗不念先大夫之訓此皆爾曹所知也乃若鼓樂倡優累旬連月市中人以爲盛事而爲人子者亦聞一喜一懼之訓乎甚或婦人之壽劇戲在堂此何爲者孰與向僕射厨下寂然乎史册紀之以爲盛德乎以爲陋乎爾曹若辨菽麥當能辯此寧俟吾諄諄也

讀史睹古哲人之迹思企而及之曰彼何人也吾亞可不如彼也斯可與讀史矣無論三代以上聖不可知大而化之者即如張子房其帷幄運謀決勝千里

不可幾及也其脫屣辟穀成功不居不可希乎諸葛孔明其名成八陣功蓋三分不可勉而為也其廪無餘粟庫無餘財不可則乎范仲淹其胸中十萬甲兵所不可能者也其先憂後樂為之在我不當以自期待乎有志者毋徒誘焉而自畫也見賢而不思齊見不善而不自省即淹貫百氏何以異於庸衆人哉

里中族兄岡卿遠宜汪太守伊少從父兄為商去而業儒岡卿之兄不許強而可吳舉人世忠家貧父令習推筭乃竊讀經書邑中　舉人　者必從太平寺僧為徒聞儒生經義悦之晝夜誦習僧怒焚其書

髡其髮防禁之甚嚴程舉人逵讀書寺中憫其志爲白於官乃得卒業有志者竟能有成如此數君子苟不自奮則爲商爲僧爲術士耳今內有父兄外有師友相與督責而夾持之尚不能向學不恥不若人何哉

趙母勅其女愼勿爲好好尚不可爲況惡乎詩曰無非無儀蓋其義也豈惟女德宜爾爲善無近名近名之善乃不可爲耳然近名之善非善也善奚不可爲孫綽之穢行魏收之穢史使無才藻不至貽臭後世也士之居身宜何所擇耶

袁元祖道韓康伯云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今之門如市者自視得意耳安可使有識者見也

范汪好用智數實趣時又許爲名其投桓玄進退狼狽乃以多數失記載之可醜也人之無厭患得患失類此多矣聊舉爲戒

殷仲堪性眞素食常五盌外無餘肴矣五盌視季文子之無兼味爲侈矣乃猶以儉素率物江左靡汰之風可睹哉蓋自何王請來矣其曰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此士人所當服膺也

華子魚遇子弟甚整閒室之內嚴若朝典與陳元方兄

弟慈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衆兩不失雍睦之軌若以閑有家之訓律之則嗃嗃爲吉嘻嘻爲吝華氏乃可則也家人有嚴君焉而家道正易之旨遠矣

王元達與其族子孝伯宗簞孝伯即舉所坐者逆之簞雖微安可使其坐薦上也余每念此殊爲元達恡之元達當世名士當不勝其悔矣乃知一介之果不可以不慎也

陳遺母好食鐺底焦飯遺爲主簿貯録焦飯數斗將以遺母會戰敗潰散以焦飯得活吾郡在山谷中俗儉樸行旅有不棄焦飯者都會浮薄子乃以爲詬今

侈靡之風日益甚雖吾郡亦漸汙習非復舊時矣有識者每思力挽之無論成弘以前即如嘉靖初年何可得也吾恒語所知頃歲凶過羅瀟墊枕藉民無死所安得鐺底焦飯肉其骨乎而乃以爲譎也

五石散出自漢代至何晏服之云效遂大行焉乃有服之致疾輒云散動死而不悟者記傳所載非一矣至今猶或不戒夫愚人既鮮讀書罔鑒前轍無足異也而豪傑自恃者往往相踵以不終其天年何哉由妄冀非分之福謂神僊可以力致耳孔子藥未達不敢嘗又曰死生有命豈欺我哉

諺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雖其不死厭厭如九泉下人亦何取於生耶古之英烈雖千載懔懔猶有生氣所謂死而不亡者也吾見横行越志不畏多指者彼自視何其高人視之何其下曾不是恥無亦失其羞惡之良心耳夫無良心非人也非人雖生猶死也

李陽盛著一日詣數百家賓客塡門遂死於几下古之天刑人哉王夷甫悍婦猶憚陽益盛有名譽也當是時有中立不倚者陽所不入其門則可謂君子矣夷甫輩惡足以語此乃不能正其室而借陽以憚之耶

郗太尉鑒辭不流而意存規誡君子有取爾王丞相導利口以拒諫謂之能談談哉談哉晉之所以爲晉也

東漢建武永明之世禁上事言望浮辭虛譽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蚩其規度遠矣此可爲萬世鑒誡知諂子而譏而中蚩則必惡而遠之使人遠則直諒之士進矣爲乘之主猶懼爲諂子蚩也況士庶乎匹夫無能遠諂子況百乘以上者乎故夫聞譽而知懼聞毀而知省者鮮矣聞譽而懼何喜之有聞毀而省何慍之有

陽城與弟堦域俱不娶以爲旣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夫異姓相聚寔多乖戾昔之閑家者訓戒諄矣易稱嚴君正位内外詩美關雎化行江漢悪有絶嗣以惇倫者乎然其志誠可悲矣觀於陽氏而以牝辰索家者何可以爲士也又女婦之性易惑奴婢往往以婢子之言而間娣姒娣姒間而兄弟所由離矣東漢鄧后之賢形管罕儷乃以先婢之毁免兄康官絶屬籍何倒置也有家者鑒於此可不惕然省哉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三者惟言未及之而言爲多焉何也君子有德位者伺其顔色而言者衆矣言

及之而不言尤鮮將言而囁嚅若則有之耳惟夫言未及之而言者則吾以所見而徵於孟子右師入門有就而與之言者有揖而與之言者縱使右師賢者孟子雖欲與之言而右師應接不暇巧者佞者捷者強者先及之矣孟子安得不默乎吾昔侍於君子得不言之名吾非不欲言也不敢為躁也　同年陳司寇道基嘗與兒蒙言稱吾不言不笑不取吾因解之云

孔明問秦宓以董扶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余嘗三復

斯言夫秋毫之善自宜褒之若纖芥之惡遽不能忘何其爲人淺也人不能無過焉知其不能改而遽貶之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士宜日省其過毋易攻人哉伯禽三見周公而三笞及得橋梓之喻公乃曰爾安見君子乎拂其首勞而食之嘗疑周公教子不使日近君子豫養謂何而三笞無言非伯禽自得之則笞無已殆諸子之寓言也君子一以爲太公一以爲商子傳疑宜不一耳然容貌辭氣君子所貴乎道者敖不可長固蒙養之要道也今或驕亢自恣見長者而猶不肅可不惕然省乎孔子之聖猶恂恂於鄉黨子

路乃行行待側何以得其死哉

薄俗爭繼而破家者知利而不知害良可鄙也余嘗因事而諭之尤翁之子多可並繼苟不皆可擇繼二者律之所許也無子而有猶子者定之於豫可也若異姓則所必禁不是不孝之大者不孝者罪可以不刑乎

伏月讀程曉鄂祇織子太白荊州歌追思川中進表五月下瞿塘山東六月赴少叅任次年七月捧表見險觸炎豈以王章驅坂孔明渡瀘蹇蹇匪躬乎無亦功名之會與身孰親未能早辯耳然余宦途坎軻屢

爲當路所抑即署一年中丞十年皆閒居三品十七年致仕今十年幸不廢登眺計庚戌登第今四十九年矣一日立朝先後從事廿有七年簿書期會校文演武隨行旅進無所裨益良負邦有道穀之恥耳獨東平築隄賑饑彌盜饒州塡礦散徙浙江防汛殲倭南都定兵士驕噪所活不啻萬人又自爲州未嘗敢輕擬人配遣此則稍可不疚於中夜者昔吾友潘州守緜貞藻鑒名每私嘆見吾轉一任壽輒與階進以爲怪余聞而欲扣之而潛遂物故豈所云活人者之效耶然此自守官者分內事而世之播虐而横者不

知何心也余鄉程司馬信殷司徒正茂皆平賊有大功程再世而讐殷汝後子孫相傾久不克葬二公皆英傑名卿也或病其殺人多耳夫戎事梟毅何能止戈血流漂杵豈牧誓使然耶當官苟不得已而將則不嗜殺如曹武惠可師也

太白讀書匡山十年不下山潯陽獄中猶讀留侯傳以彼仙才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嘐嘐古人是自絆而希千里也

科舉奪志做官奪人志二言未可泥非必不應舉不受職乃可以學道也舉業所以明經也明經將以適

用也遵王制明王道執此以往無負所學斯亦士之尚志者矣苟徒記誦帖括爲媒祿之階則有志者之所恥也當官盡職仕即學也致君致身達不離道志於是乎行矣孰能奪之苟枉已競進以赴功名之會則隱居所求者云何是以爲奪志耳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可爲學此言竊亦有疑士無往非學舉業即學也讀書非以明經乎舉業正爲明經似不害學士亦尚志而已矣

橫渠言公卿子孫不知蔭襲爲榮求仕非義吾嘗慨嘆以爲可以厲俗趣儒苟能樂職勸功長慮遠利有

裨當世無忝承家雖不患不知於志固大得矣

作字須敬不可苟也若廢時臨池專精求工亦能喪志妨學然人資禀各有所近因其近而習之未宜厭其工也若云未有善書者知道則恐亦録者之未得其意耳孔子云游於藝言未必不善也宋世諸儒朱子亦稱善書書亦工矣固未妨於道要之程子之言乃攻夫玩物者後生安可遂謂書不必善書不必善書可苟乎

伊川云古也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伊川之生宋之盛也而俗之下乃爾然此繫於世之升降而

家之盛衰亦可占矣從父兄者家必昌從子弟者家必替

世人不能篤信大道而惑於術數往往自罹其咎而不知嚣即東西家更僕不可殫述近里婦娠八月矣冥以爲女惡之自壞其胎乃雙男也毋牵不死夫冥術妄說既不足憑女爲禍者亦多有之何至欲其死不欲其生乎其禍由於婚娶論財競侈而恥儉也論政者非不禁之顧見義不勇徒布條約猶無禁耳

韓退之登華幾不能返猶可也庾袞太行失足遂至殞命此可爲遊山好奇者之戒幽人坦坦何非天遊

列子所自以爲不知遊者可玩也

君子之爲人上也一出言則終身可行焉一發政則四方是則焉今乃曰官猶傳舍何認眞爲則苟且放僻將無不至不忠不仁子孫受其殃矣識之哉

張安世累積纖微而辭百萬此儉而能廉之效也其父湯阿世詐忠無足稱矣然爲三公家產不過五百金則貴而不貪之效也七葉漢貂不亦宜乎

成弘之際幾於比屋可封正德時雖宦豎爲孽而士習猶端嘉靖稍漓矣以視今則邈古也習而不察非智也知而不變非勇也在位者泄泄沓沓若非所急

非忠也居鄉不能表率而隨其波非仁也肉食者不慮藿食者相忘一室不能治如遠何古之人恥之吾亦恥之

後生有俊才亟宜養以遠識若偶窺一斑即高視自大不如木訥之近仁也余嘗譬之狂夫攘臂市上市上人避易便謂世莫已若不知有閉戶正襟而危坐者終日喧呼嘗未入其耳也韓退之嘗小懲大懲是以能振五百之衰今也言之不怍其胡能遠識之哉

男女之別在位者所宜慎也此而不慎奚其爲政故婦人而健訟者未可輕聽也婦人而被告者未可輕

狗也閨內之防五鄉所最重乃里中有爲守而好刑婦人者其子孫消替爲厮養焉天網之不漏斯昭昭矣吾不欲著其名然里人無不知者可以爲鑒

朱百年之介也州餉穀五百斛而不受哥能也沒後其妻辭餉米百斛乃可觀刑家矣此可以貌爲者哉

士辭餉可能也劉凝之受餉錢十萬悉分與饑者俄頃立盡孔子所謂行中慮者斯人哉劉驎之衣食與村人相通遠矣夫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葢數罟不入污池用三驅失前禽先王愛物之禮也翟祖休夠而不獵曰獵自我

釣自物斯亦三驅之意哉晚不復釣益蓺水有資耳由是言之士何必適莫弋釣可也釣可也不釣可也譙元彥年出八十負擔不以累人其力足堪也從之者非子弟耶黃石公使張子房取履王生使張廷尉結襪以禮處人亦自處也長少之序也

孟少孤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九豈皆高士哉自以病不堪非為高也有味哉長者之言吾嘗喜誦之吾致仕屢疏而允年七十有三矣邵覆曰以全其高歸田幾八十矣不堪入城郭　亦有疑吾為高者吾甚耻之久矣夫禮之不講也

杜子美立朝之日殊淺其獻賦時思霑微祿買薄田而不得將軍不好武昔卧館兩抛甲天下晏然豈虞危亡耶及爲拾遺逍遥供奉其時上皇在蜀京邑初復干戈方事而被坦諸作宛貞觀開元間耳方從容語笑未有四郊多壘之憂有喜無補也乃至艱難奔走皮骨空存而裁詩遣悶無非憂國忠君之辭矣孟子所謂空乏之拂亂所以增益人者不既多乎然則子美之窮非徒益工於詩也君子觀於此可以固窮矣可以讀西涯矣

薛君采五十後不作詩由冠至艾詩固足傳矣余竊

冠前薦嗜詩自立至耆乃不能力學既老稍復為詩
詩寧能工漫興耳然薛之不為詩以希長年而年不
永豈其殫精神於中年而戒已晚耶余中年戒詩恐
性三四十年晚雖間為之信筆不苦索故衰覺遲耶
要之年既有命文章小技不必苦為不必不為其可
也余乃悔中年過於荒少年過於苦耳
郡中先輩戒後生為詩不惟制藝不相關而詩酒最
妨職業也余登第時潘簡肅公詩切言之余少嗜古
而制藝世所尚者間過目耳貳南戶部時顧太初為
庠諸生以詩贄余大稱之慮其疎於制藝索觀之大

工余數語人金陵許余後必顧也果如言夫能好學者詩與文古文與時文成章而達未始不相通不能好學者雖未學詩而制藝亦何能工耶此宜自審苟力不能兼徒兩失之則爲不知務矣　余十六七時與休寧陳達甫有守邑中王仲房寅吳胤節世忠爲詩皆庠生也胤節舉於鄉後爲咸寧令仲房老而自退達甫老猶就試試表四六素其長技謂必爲等而以六等黜督學者以經義疎遂不覽表表徒工無益也達甫有子仲魚筌亦肆力於詩舉於鄉未幾遽夭則無如命何由此言之五人爲詩而舉者三則詩非

妨於舉業也

文章重慱與而慱忌無與忌濫乃所當知

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辭人之作大率準是矣夫胸中知有貴賤非能忘貴

賤者也莊列好言死之樂於生非能忘死生者也君子

天壽不貳窮達不渝修身俟命無入不自得豈以貴

賤死生入其心哉

李邕虛舍邀崔顥不知其無行乃以十五嫁王昌之

作叱不與接使其高談風雅深明理教則不察其行

可乎君子之所與其可不愼

讓美德也足恭而媚於世君子恥之是以雅言禮也
恭而無禮曰足恭好謙而惡鄉原知德者辨之矣易
之撝謙傳曰不遠則也不遠乎禮斯謙謙君子矣謙
曰謙謙而撝焉聖人之貴謙也若是可不務乎　謙
謙而撝焉焉懼其過而至於足也故申之曰不遠則恭
近於禮所以遠恥也

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士之次也志乎上者見其
進而不惰矣其爲人也不親於族不信於鄉而長傲
自滿豈惟不可謂士人道惡盈孽且作矣小子戒之
卑以自牧恕以及物之蠻貊不可棄也而況宗族鄉

黨乎

大哉　聖訓人務生理善矣不可以不安也務而貪則貧之招也古之制字者有以矣或曰貪吏富噫吾未見貪吏之子孫昌者也故貪必貧四民一也

人之恒言富以田畀以田制字者之情也故安分者不廣田土足食足矣

畏不欲毀故致哀而止勉而瘠則僞也僞以事親惡乎不僞

君子褆身以禮故恭而不勞愛人以德故敬而無失四海且兄弟故象兄諧何爲患亡哉故曰何憂何懼

非我者師之無論其是也况其是者乎是我者慎之不必其非也况其非者乎夫是我而非者吾之賊也人皆曰予智鮮不以賊爲德彼皆驅我於罟阱而不奪不厭者也利盡而跡且反噬焉則悔之無及矣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道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道也天之道久而後定故不漏人之道久而後乎故不遠其掩一非存有一善即欲人知是襲也非善也非善而冀善之報是不耕而求穫也古人爲善惟日不足恍諸心而已矣心不欺天所監故曰知我者天豈欺我

哉

歐文忠詩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余平生無他嗜好所涉獵書或破千卷酒十分則不能然自少善忘雖人所不堪未嘗留念固不待酒也

吾家自先世以來嫁娶未嘗論財先祖議府君尤兢兢焉無論筐篚即銖金絲黍不及門也余謹遵之以訓不敢少違頗有相效者矣

患得患失鄙夫也亦愚夫也求之無益於得而作以自鄙不亦愚乎不去不處志士也亦智士也知命莫之爲而爲仁由己不亦智乎

先儒言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斯言也在邦在家可終身行之者也不正直將趨於汚下不忠厚將流爲凶慝舜跖之徒於此分焉可不慎乎

與正人爲朋其爲人鮮不正矣與邪人爲朋其爲人鮮不邪矣乃曰吾非不知其人姑用其才是以豺貐之爪牙而自附於不踐生草之仁獸可乎

子不語神蓋言之矣曰敬而遠之敬之言不可慢也遠之言不可黷也黷神者殃慢神者不祥 季氏旅於泰山而孔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其辭危矣又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此謂知鬼神之情狀也知

神之不饗也愚俗黷而殃者東西家數見之矣而莫知懲也

三代享國久長而中無大亂者莫如商商屢遷矣今小小陽基謂有庇蔭不敢輕徙不亦謬乎

昔周王之墓水漂見棺文王曰先王欲見群臣也率群臣朝而遷焉夫墓毀於水非吉矣而八百年有天下何與於地乎孔子不知父墓後知之乃合葬于防先所不知者吉乎後所合者吉乎先者吉則不宜移後者吉則先未有害兩無足徵也